

高齡「傻人」內地山區教英文

捐生果金建希望學校 盼「更多港人支持」



凌子興在課堂上講課。受訪者供圖



凌子興始終惦记着山區的孩子。圖為其替山區學生講課。受訪者供圖



凌子興為山區學校教師培訓語法。受訪者供圖

土生土長、曾任香港培僑中學英文教師的凌子興，帶着幾天分量的中藥，搭乘5個多小時大巴，於今年9月從香港來到廣東乳源瑤族自治縣的山區支教英文。因水土不服，老人返港後大病數日。年過古稀仍自稱「傻人」的他，曾對有份捐資籌建的汶川學校被拆感到不滿，但他始終惦记着山區的孩子。得悉昔日的學生們多年來堅持幫扶內地教育，以及見到內地教育部門有意改變山區教育的決心，讓他深受感動並回心轉意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

凌子興年少時自英皇書院畢業，他稱自己當時一口回絕香港大學醫學系拋出的橄欖枝，毅然投身愛國學校——培僑中學任英文老師。退休後投身內地義務教育，多年來將生果金捐資內地希望學校。接受採訪時，老人一直惦记着山區的孩子。他說：「很遺憾，這次支教時間太短了。希望能在香港找到適合的英文唱片、教材，再回內地給學生上課。」

持內地鄉村學校建設。他還多地奔走，邀請香港名師赴內地開設教學經驗分享講座。

「他們告訴我，內地有些山區教育局非常重視學生教育，但教育中遇到很大困難。我決定一同前往參觀。」2012年，凌子興在學生陪同下前往石聯大同學校、紅雲希望學校參觀。

當他看到大山深處的孩子，因為沒有英語老師指導，大多羞於開口說英語，因為沒有電腦設備自學，不懂什麼是標準發音，因為貧窮，一罐鹹菜加上一塊燻肉就是一個孩子一周的口糧時，凌子興對學生說：「內地山區需要更多港人支持。」

捐出「棺材本」未理會勸阻

「我的學生們堅持20幾年幫扶內地教育，讓我很感動。內地教育部門有意改變山區教育的決心，也讓我改變了觀念。我也想為祖國的鄉村教育做點事情。」回港後，凌子興立刻與家人商量自己能做什麼，在太太的支持下，他果斷拿出積攢多年的生果金。出乎意料，凌子興這番善意卻被學生阻攔。

周兆康說，凌老師的生活並不寬裕，太太患有癌症，自己也經常需要喝中藥，但工會在紅雲鄉捐建幼兒園時，凌老師毫不猶豫就拿出了近5.6萬元港幣，此後又捐了1萬元人民幣給石聯大同學校添置教學設備。「我認識凌老師50多年，無論是讀書還是工作，老師從未大聲和我說過話，但在我試圖說服他不要拿出「棺材本」的時候，老師生氣地喊出我的全名。」回憶起那一幕，周兆康有些哭笑不得。

堅持標準發音 拒用咪講課

捐款並不能滿足凌子興心中強烈的幫扶意願。他又主動提出要為山區的英語教師上一個培訓講座，讓老師們系統了解英語教學方法。抵達乳源縣後，已久不打領帶的凌子興，繫上了整齊的領結，他說，那些堅持在山區教學的老師們值得自己尊重，着裝是自己表達尊敬的方式之一。「這幾年見到凌老師總覺得他鬱鬱寡歡，沉默少語。誰知那次他一上講台，精神奕奕，中氣十足，與平日判若兩人！」洪永遠感慨萬分。

為了讓國際音標的發音準確，沒有回音，凌子興在可容納200多人的教室內堅持不使用咪。為了讓每個老師都聽清楚發音，他手舉寫着音標的大紙板，前後左右來回示範發音，用盡全身氣力。

這一節課，凌子興無間斷地上了2個多小時。坐在台下的周兆康、洪永遠恍如時光倒流了五十年，再次看到凌老師教學的風采。「我問老師哪來的力氣，他說山區孩子、老師認真學習的態度讓他感動。近年來，他本來對國內貪污腐敗問題感到失望，來到乳源後，看到這個貧困小縣將一半的財政收入投入教育。有感於當地政府興學脫貧的決心，凌老師說只要自己有力氣，就得幫幫山區的孩子們。」周兆康說。

汶川學校被拆 一度感心寒

2008年汶川地震時，長期關注內地發展的果斷拿出積攢多年的積蓄捐給災區興建學校。然而，2011年在得知自己參與捐建的希望小學無故被拆，所在地又興建起豪宅後，凌子興感到十分震驚。「儘管香港人捐的錢不多，那也是心意。政府沒有任何交代就拆了我們捐贈的學校，讓我非常反感。」凌子興指，很多港人在內地捐建希望學校，但對於地方教育部門的運營、管理很不放心。

汶川學校被拆，一度令凌子興心寒。2012年，以為此生不會再踏足講壇的凌子興，在獲悉有幾名學生親力親為幫扶內地山區教育後，提出要一同前往參觀，而這次行程讓他萌生了到內地支教的念頭。

欠指導缺設備 貧童亟待援

凌子興告訴記者，周兆康、洪永遠是他在培僑中學任教時的學生。周兆康所任職的港九紡織染工會，關注內地教育22年，在韶關市乳源縣紅雲村興建希望小學、中學、幼兒園「一條龍教育」。此外，周兆康與其兄妹5人為圓父母報國心願，在清遠佛岡縣石聯村又捐建有石聯大同學校。他們每年多次往返香港和幫扶學校之間，關心學校的運營，亦為學生、老師們送上獎學金。洪永遠則出資成立了「圍江教育慈善基金」、「香港朗園培育基金」等多項基金支



山區學校環境艱苦。受訪者供圖

因材施教 「獎金」激發互動

從乳源縣返港後，凌子興仍然徹夜難眠。老師們的發音糾正了，但是孩子們英語差的情況並未好轉。是不是教育方式出了問題？他不斷反思，萌生了親自給孩子們上課的念頭。

「當時我們特別擔心。凌老師身患疾病，並不適合長時間呆在山區。況且那裡沒熱水、沒電話，甚至連風扇也沒有，我們就怕凌老師的作息被打亂，影響健康。」但看到老師心意已決，周兆康只能和同學商量，分批陪同他前往山區。

為內地老師培訓 籲講個人感受

做了兩個多月準備工作後，凌子興帶着大批香港英語教材來到紅雲希望學校。在第一天早餐時段就被告知初一（七年級）將有6個班級240名學生聽課。「當時我就吃不下飯了，我沒想到有那麼多人上課。」思索片刻後，凌子興決定拿出一些錢，以「設獎金」方式吸引學生注意力。「孩子們年紀輕，喜歡說話，我必須想辦法吸引他們注意力。」

在隨後幾天給初二、初三授課時，凌子興都設法從細微處着手，激起學生們對英語的興趣。「學習英語必須多給鼓勵，在課後我讓學生們用英語大聲喊出『我要學好英語，我要爭取成績』的口號，這樣也能激發學習的熱情。」

在給學生上課之餘，凌子興也和老師們進行座談會。對於老師們提出的困難，他都盡其所能尋找解決方式。「有人問我學生程度不同怎麼辦，我建議是個別輔導。像香港的學校都設有『特別班』，一周開課1-2次對基礎差的學生進行特別指導。」

在離開紅雲村的前一晚，凌子興再次通宵備課，只是這回他是替學校的老師們備課。「我一共和老師們開了3次座談會，我不知道他們吸取得怎樣。所以最後一晚，我專門從課本中挑選了一篇講述留守兒童的文章做備課，詳細寫下哪幾段可以加入額外的文化內涵、為何要運用這個單詞表達情感。我覺得只有在講課時加入老師個人的感受，才能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。」

心懷感恩 師生並肩奉獻山區

返港以後，凌子興因身體不適，大病3天。病情剛有好轉，他便致電學生，請求他們尋找一些合適的英文唱片寄往山區。

在花甲之年，能與自己的老師並肩為山區的孩子做事，對於周兆康和洪永遠而言，那既是感恩，也是幸福。只是，看着年邁的老師舟車勞累，學生們的心中更多了一份不捨。但凌子興卻對他們說：「我能做的很少，最重要是用心。只要是用心做的，只要有需要的，任何事情對我而言都不會有辛苦。」

言傳身教 學生獲益不止於書

凌子興在培僑任職9年，期間4年為班主任。在學生洪永遠看來，老師對學生的認真、負責超出了一般的師生關係。「在培僑時，有學生摔傷手，跟不上學習進度，老師會組織學生替這名同學補習。有學生窮得交不起學費，他請同學省下零用錢互相幫助。在凌老師的言傳

身教下，學生們學會關心、互助、團結和分享，這些品質在以後的人生中得益良多。」1970年，凌子興離開培僑，2000年退休後，基於內心對教育懷有熱誠，他開始在香港青年協會、老人中心社區等機構進行義教，為新移民、長者培訓簡單英語。

我很傻但是我有愛

李薇

記者手記

初見凌老師，是在培僑中學校友聚會上。這名76歲的長者體形消瘦，沉默少語，無論學生們在聊什麼，他都甚少插話。但總會在大眾沉默時，突兀的說一句「我想了很久，可以用音樂來提升他們學習興趣」、「教學模式很重要，老師的教學方法必須提升」、「我做了一份計劃表，下次你們可以拿去紅雲小學」……

採訪前，記者擔憂這個受訪者似乎不大適合成為「聊天對象」。然而，當話題轉到「教育」，凌老師恍若脫胎換骨，開始滔滔不絕。看着凌老師的狀態，他的學生在一旁私語：「老師最近的精神面貌很不一樣！」「是啊，我們挑動了他對教育的熱情，激起他對國家的愛。」「離開教育界30年了，還能忘我地做教育，不容易。」

不計得失 不願透露捐款

誠如今年9月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師範大學做演講時所說：「沒有愛就沒有教育，愛是教育的靈魂。」捧着習近平的演講稿，凌老師認真地閱讀了好幾遍。他說，此前並不明白自己為何有支教的衝動，閱讀以後意識到一切都因有愛。「教育關乎民族成敗，我對教育，對國家，對民族是有愛的。我能做的很少，只希望我的『傻』能影響一些人，國家那麼大，我能影響一個是一個。」

是的，傻。這個字特別適用於默默為國家做奉獻的香港人身上。他們並不富有，卻不計得失地為內地山區出錢、出力，他們甚至不願意外人去為他們書寫任何事跡。

就像凌老師，他到底為山區捐贈了多少錢，無論記者如何旁敲側擊，他始終閉口不談，只是千叮萬囑：「請你不要把我寫得太好，我只是普通人，微不足道。」



自稱「傻人」的凌子興不肯透露捐款金額。受訪者供圖